

责编:卢亚林 美编:王亮 审读:闵佳

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

# 坚守大画幅 寻觅诗与远方

曾在青岛国棉二厂当工人的梁修熙痴迷摄影 为拍波螺油子连夜坐火车去北京购买广角镜头

如果说时代的契机让曾经的年轻人在告别校园后直接进入工厂车间，投入火热的生产一线，那么个体的选择则成为他们从工厂车间走出去的理由——“到远方去/到远方去/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”，汪国真的诗歌是当时那个年代文艺青年的精神给养，梁修熙也在现实与艺术世界的双向行走中不断寻找着精神原乡，从青岛国棉二厂织布车间的工人到现如今在书法、摄影、水彩等各个领域皆有建树的艺术家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成为梁修熙艺术之路上无止境的跋涉与追求。



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 
视频拍摄/剪辑  
记者 周洁 肖梦婕

## 工作之余疯狂学习

梁修熙在初中毕业后便进入青岛国棉二厂，因为能写会画，先在工会帮忙工作，后进入织布车间。梁修熙表示，“没有家传，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艺术教育，小学课程里的描红大仿课是唯一的艺术启蒙。”当时不过小学五年级的梁修熙被学校老师选拔出来，送到了市少年宫参加暑期夏令营。很显然，那个时候能够争取到学校的“保送”名额，在小小少年的心目中便已种下了艺术的种子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梁修熙用如饥似渴来形容自己对知识的渴求，“工作之余，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，特别想学东西，下班后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图书馆看书，或者去上夜校。”那段时间，梁修熙学习日语，阅读纺织机械类的书籍，甚至还与朋友组成了自学小组，“有一位在造纸厂工作的朋友，把工厂收回来的外国文学、哲学类老旧图书带给我们，大家经常围在一起学习、讨论。”

1983年，梁修熙调入位于馆陶路的纺织局工作，和天真照相馆隔了几个路口，每天中午，他都会从单位走过去，只因为那里的中厅摆放着一台原装进口的尼康F3。匀速的转盘承载着这一在当时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萦绕在梁修熙的心头。当他有能力购入属于自己的相机的时候，便将这种钟爱转变成对影像的精益求精。

## 两次落泪皆为摄影

波螺油子是梁修熙早期拍摄的一个专题，“每天接送孩子的路上，都会走上一段波螺油子路，仿佛置身欧洲小镇，黑与白的质感，灰色的调子，还有油亮的闪光，特别美。”梁修熙在不同的天气，或是节假日，总会穿梭在青岛的几条波螺油子小路上，将这些看似冰冷的马牙石收入镜头中，同时也记载着独属于青岛



组图·梁修熙拍摄的照片。

的波螺油子故事。“我记得有一次偶然间路过肥城路，看到那里的波螺油子即将拆除，当天晚上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，颠簸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五棵松——当时全国最大的摄像器材集散地，买了一个12毫米的广角镜头，为的就是能够将有关波螺油子的细节全部收入其中。”现如今，这些保留下来的影像皆已成为珍贵的历史。

风光、生态、人文、纪实等摄影类型，在梁修熙的摄影生涯中皆有涉猎。如同古时的仗剑走天涯，梁修熙手捧相机，行走过大半个地球，既拍摄过西塘的静谧，也记录过土家族的赶年风俗，最为疯狂的一年，他有266天都在外面，临近过年的时候才赶回家，老父亲皱着眉对他说，“野人回来了啊？”

与现在大行其道的旅拍不同，梁修熙的行旅拍摄更像是苦行僧的跋涉，七尺男儿的两次落泪皆因摄影，“一次是在西藏，自己拍摄的时间有点长，耽误了大部队的行程，只能手忙脚乱地收拾器材，拖着35公斤的器材在高原上狼狈地奔走，还有高反带来的极度不适，只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，一时间羞愧、委屈涌上心头；另外一次是在湘西，大雨倾盆而降，所有的摄影器材只能匆忙拢到胸前，将自己的身体弯成直角，抵挡大雨的侵袭，待到雨停找到一户人家的吊脚楼暂作休息，那

是一个饲养牲口的地方，脏乱差的环境，混合着难闻的气味，又冷又饿，那种滋味很不好受。”

## 转入大画幅坚守初心

2004年起，梁修熙转入大画幅的摄影赛道，并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大画幅摄影领军人物之一。相较于当时数码摄影的方兴未艾，梁修熙的另辟蹊径颇有些逆流而上的意味。在他看来，也正是因为这种转型，他的摄影从“立此存照”升华为视觉艺术。

“进入数码时代后，数字摄影迅速发展，尤其在自媒体风头正盛、人人都是摄影家的局面下，传统摄影特别是大画幅黑白摄影，面临着种种挑战。有人会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发烧友钟情于这些又笨又重的‘老家伙’，心甘情愿地做原始摄影的守望者呢？甚至有人直白地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种落后的照相机？”梁修熙却对此情有独钟，大画幅摄影那种原始和最本真的境界，那些无可替代直指人心的精品影像，那种充满挑战又富有诗意的摄影经历，吸引着他与同好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，并乐在其中。“除了前期精心拍摄，后期都是自己在暗房里进行冲洗制作，常常忙碌在暗室和打印车间，

累并快乐着，享受着旁人无法理解的创作过程。”与此同时，梁修熙与其他同好于2013年成立了铂钯印像研制小组，探索回归制作摄影的原始且高级的形态，并致力于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的高端图片市场上寻求突破，从而实现手工银盐、钯金影像作品的艺术和市场双重价值。

现如今的梁修熙，游弋于艺术的自由王国，今年7月在青岛市美术馆举行了“诗与远方”水彩艺术个展，大画幅摄影艺术展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，而自小习得的书法则是他以手写心的肆意抒怀——梁修熙用“摄影眼”去观察世界，看到了色温变化，会将摄影中要求的光影、色彩、构图运用到绘画创作中去，也可以将世界名画的经典元素移植到摄影中去；有人在他的水彩作品中看到了线条、墨色的运用，这是书法功力的体现，彼此互为补充，个性突出。

回望来时路，梁修熙深情感怀那段工厂车间岁月。“那是一个尊崇知识且鼓励追求知识的年代，车间的领导、同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，甚至还可以带薪到工人文化宫参加培训。”梁修熙坦言，一个人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得天独厚的艺术启蒙加上笃行致远的热爱和对初心的不断求索，方得始终。